



■陈序

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800号，是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新建电厂的旧址，也是如今国家电投上海电力杨树浦发电厂的所在地。作为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，杨树浦发电厂现存多处工业遗址，“铁窗烈士”王孝和的塑像静静地矗立于厂区广场。

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19世纪80年

代初，彼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立德尔成立了上海电气公司，在虹口建设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。1893年，公共租界工部局收购了上海电气公司，成立上海工部局电气处。到了20世纪初，上海工商业不断发展，用电需求日渐增长，工部局电气处选址杨树浦沈家滩建设新的发电厂，并于1913年4月建成发电。

杨树浦发电厂不仅使当时的上海成为“不夜城”，更见证了以王孝和为代表的广

大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与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长期英勇斗争的历程。

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虹口，学生时代接受地下党组织影响，积极参加进步活动，于1941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入党那天起，王孝和就树立了组织利益第一，忠于共产党的信仰，他在几句自勉文字中写道：“守纪律、组织利益第一，党的秘密不得疏忽轻泄……”

1943年，王孝和在党组织安排下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当工人，他广泛联系工人，宣传真理，帮助工友解决困难，深得大家赞扬，不久便被推选为工会干事。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，他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。

王孝和参加了1946年1月杨树浦发电厂“九天八夜”大罢工，之后被工会推选为常务理事。1948年年初，“申九惨案”爆发后，王孝和在电厂组织了“申九惨案后援会”，发动工人捐款，带黑纱，将电厂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上联系起来。

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工人运动，选定王孝和为“借人头、平工潮”的主要对象。

1948年4月21日，王孝和被敌人秘密逮捕。他在狱中受尽酷刑，并在“特刑庭”秘密审讯时，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无耻谎言，把敌人的法庭当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讲坛。

没有牵挂和忧伤，只有仇恨满胸腔。王孝和在狱中挥笔疾书给父母、妻子、狱中难友写下了几十封书信。在给妻子忻玉英的血书中，他大声疾呼“特刑庭不讲理，乱杀人，秘密开庭，看他横行到几时，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”

1948年5月1日，反动派特刑庭开始庭审，王孝和在法庭上镇定自若，怒斥敌

人，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。他不顾就义在即，面对在场的二十多名报社、通讯社记者，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乱杀无辜的残暴行径，并用英语回答了一名外国记者的提问。

1948年9月30日上午，王孝和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。临刑前，他拒绝在判决书上按手印，又将法警端来的掺有麻醉药的白酒打翻在地，并不断高呼：“冤枉！”“特刑庭不讲理！”“特刑庭乱杀人！”“看你们横行到几时！”他拒绝坐到刑凳上，宁愿站着接受子弹。这一天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，年仅24岁的王孝和英勇就义。一组《大公报》记者拍摄的照片，记录下他双手被反捆，却昂首挺胸、含笑赴死的悲壮时刻。

王孝和的英勇就义震动了海内外。数天后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刊物《上海劳动通讯》发表了《王孝和烈士死难前后》一文，详细报道了他忠贞不屈、英勇斗争的经历。香港文汇报也刊登了悼念王孝和的诗和文章。1949年11月5日，上海各界人士在逸园举行了王孝和烈士追悼大会。

2000年5月，为纪念王孝和烈士，杨树浦发电厂在厂区广场上树立了王孝和烈士塑像，缅怀先烈，激励后辈。

(作者供职于国家电投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)



山路跑马帮

■周天红

从倒马坎到观音桥，九岭十八坡，三十多里路程，全是山路。用山里人的话说，山路造就了马帮的气候。

拉砖瓦钢筋修房子，拉化肥农膜种庄稼，拉石头木料进出村子，拉着山货去观音桥卖，样样离不开马帮。这些都是出大力气的活，靠肩挑背磨，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。卖牲畜家禽，用簍子和箩筐，一个人一回又能背几个？若请人运到观音桥，招待吃饭再付点工资，便留不下多少钱了。早些年，村里有“三足猪”一说，意思是说一头大肥猪请几个人抬去观音桥卖了，伙食费和工钱就去了1/4，留下的钱不到3/4。

所以，有了马帮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

马帮的生意，在倒马坎一带，火得不得了。从村头到村尾，有四五家人跑马帮。马来人往马铃儿响叮当，山歌唱一路，哪家修新房子了，哪家卖肥猪了，哪家要放山砍山了，哪家有婚丧嫁娶，只要看着马帮往他家进进出出拉货，就知道要办大事儿。

马帮生意虽好，可这生意却不好做。倒马坎全村，现在只有杨四爷一家还跑马帮，村里人说，环境条件没变，人变了，遇上“倒马坎”了。村里人说得对，去观音桥还是那条爬坡上坎的山路，村民们还是靠着那些竹片木料和山货牲口吃饭过日子，可是那些跑马帮的，怎么跑着跑着就跑散了呢。杨四爷说，你们那个跑法，没法不跑断“烟火”，没法不遇上“倒马坎”。



杨四爷说得在理。村西头的肖三百斤，用马帮给人家拉砖修房子，拉来的全是窑厂里的砖烂头，收费还高，买卖自然不长久。村东头的张大海，力大如牛，就是受不了苦，太阳大了不跑，雨天不跑，脏活累活不跑，渐渐也没活儿了。后山那赵有才，帮人拉山货出去卖或是拉肥料进村，常常缺斤少两，慢慢丢了生意。山里人虽然没出过远门，有的连观音桥都没去过几次，可是心里实在，你要他，他就不理你，甚至躲着你。

杨四爷说，跑马帮就是干苦力，人就得实在。不管苦活重活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晴天，只要有人喊拉货，杨四爷牵着马帮就来了。肥料种子和农药农膜，关系着村里人播种育苗，风雨再大，他都准点去拉，怕误了时节全村闹饥荒。卖肥猪和鸡鸭鱼，他要准点

拉到观音桥，否则收货的老板到点走人，所以天没亮他就起身出了门。还有，答应别人的事，就是个针头线脑或煤油，他都得按时带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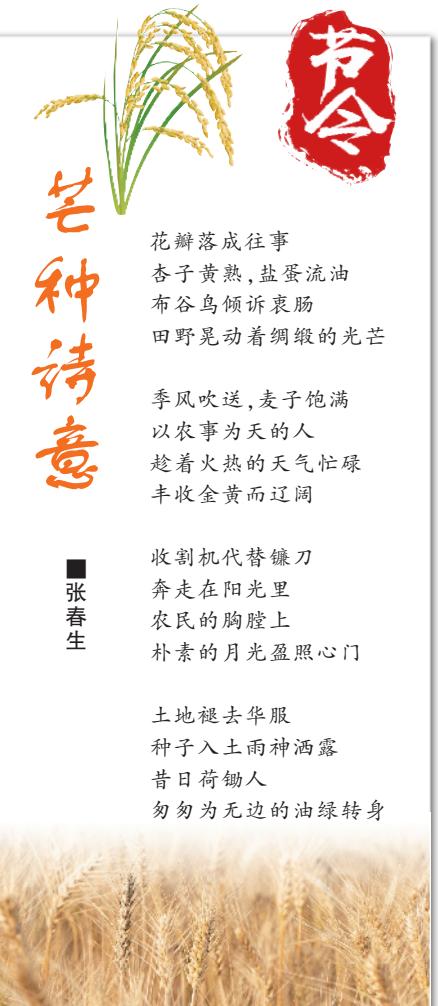
那年，大雪封山，去观音桥的路都堵了，可村里正在安装电杆电线，准备通电。村主任跟大家说好了，过年通电，家家户户用上电灯，过个热闹年，可眼看着要过年，还有好些器材没运进山。正在村主任急得满头大汗时，杨四爷来了，爽快地接了这趟活儿。“这天气，你那马帮能行？”大家犯起了嘀咕，可村主任毫不怀疑：“杨四爷答应了的话，我信！”

一天一夜，杨四爷真把材料拉回来了。村主任跑到村子口时，杨四爷眨了眨眼，两根冰凌子还挂在睫毛上。村主任握着他的手，可他两腿一软，倒地上了。大家把杨四爷抬到床上，盖严实了，大半天，他醒来时，只问了两件事：材料没少吧？我那马喂了没有？

杨四爷跑马帮，重活脏活不推，轻活巧活也干。那年，张二妹考取城里的学校，在家左等右等，终于等到了好消息，可录取通知书到了观音桥的邮电所，还得去取。天色已晚，眼见就要下大雨，张二妹的爹娘腿脚不好去不了，她一个女娃又不敢跑那么远的山路。一家人急得愁眉不展，杨四爷说：“娃啊，我去，我赶着马，去得快。”回来的半路上，雨越下越大，电闪雷鸣，地动山摇，大家都认为杨四爷这趟马帮跑得太悬。雨停后，杨四爷出现在了村口，到张二妹家里打开东西一看，那录取通知书还是干的。原来，他把通知书死死夹在腋窝里，一点水都没沾着。村主任一屁股坐在张二妹家的竹椅子上感叹：“这活可不轻巧，关系着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和村子的希望呢。”

一段山路，一队马帮，杨四爷这样跑马帮，能没有生意吗？他的马帮能过不了“倒马坎”？

(作者供职于四川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

花瓣落成往事
杏子黄熟，盐蛋流油
布谷鸟倾诉衷肠
田野晃动着绸缎的光芒

季风吹送，麦子饱满
以农事为天的人
趁着火热的天气忙碌
丰收金黄而辽阔

收割机代替镰刀
奔走在阳光里
农民的胸膛上
朴素的月光盈照心门

土地褪去华服
种子入土雨神洒露
昔日荷锄人
匆匆为无边的油绿转身

灯火里的矿山

■王永航

矿山，就像我心里的灯塔，在无尽的海浪里，一闪一闪，指明了方向。我与矿山的感情，从来都是说过千遍万遍，不如再见一面。那样，矿山会听懂我的心里话，我也能理解到，她心里想了些什么。

我是矿山的孩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从我呱呱坠地那一刻起，矿山就是我的摇篮，上天给了我最好的安排，让我一生与煤海结缘。

与矿山一次又一次邂逅，她陪我长大，我陪她变老。过往，只有心里能够浮现，而未来，从来都是满怀期待。

三十多年光阴流转，在大西北广阔的山峦里，“父亲山”一次次为我们送来春的渴望，挡住了夏的炽热。矿山，就像一座丰

碑，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仰望，仰望山峦，仰望戈壁，仰望井巷，仰望这里从未被丢弃的每一寸土地。

我见过贺兰山的无数种模样，听过贺兰山的无数个故事，听过山峦里传来的每一次放炮声。寂静的夜晚，我还听过风机在空中摇摆的低鸣。

我见过，宁东戈壁滩上的煤矿，高耸的煤仓上面，印刻着煤矿人的梦想；翻滚的热浪在矿山放肆地奔跑，加速，再加速，好像一个从不知疲倦的孩子。灯光如此璀璨，在漆黑的夜晚，时光仿佛转回了童年。

灯光，是父辈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那份执着。曾几何时，他们头顶的矿灯，变成了窥探苍穹的那束光，在矿井里穿透无尽的黑暗，与星辰作伴，倾听亿万年的故事和今朝的传奇。

灯光，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那一点点童真。从未忘记看看世界是个什么模样，地面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，而在地壳深处，矿山在等待我们再次来临，等待我们用灯光点燃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便是那一份晴天下的碰撞。心与心之间的沟通，朴通朴通的一声声响，在矿山里，从来都不会驱散聚集，因为矿山人无暇顾及。矿山有矿山的使命，矿山人有矿山人的担当，矿山要送来光亮，矿山人要在这光亮中，挖掘出一份美好的向往。

夜幕下，灯光璀璨，霓虹灯闪烁的标语，牵白的路灯，点缀着安静的矿山。我知道，此刻那靠近地壳的地方，有一束灯光，正在窥探煤海，也有无数的灯光，把矿山照得亮堂堂。

灯光下的矿山，敦厚实在，从不做作，矿山人也不会藏着掖着，有什么心里话，一准一吐为快，就像乌金浴火，燃烧得通透敞亮。

矿山的灯火，是煤矿人最依恋的光，那光里，是心的开朗，是矿山的希望。

(作者供职于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)

夏韵

安宁 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